

## 译本序

福楼拜写《情感教育》已在第二帝国最后阶段。书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不到一年，虚有其表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就向蕞尔小国普鲁士宣战了。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他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法国大乱了。没有人想到《情感教育》。小说写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写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为止，也就是到第二帝国开始出现为止。在今天要找一部反映这一时期的动乱情况的小说，也就只有这么一部《情感教育》。这是唯一可以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做出的具体说明。

这部小说的运气很不好。它赶上了普法之战。它的主人公是一被动性人物，在所有虚构的青年之中，他似乎令人最不感兴趣。他本人无光无色，唯一的成就是对付完了法学士考试。然而他有一颗心，他知道廉耻，他知道精神恋爱，尽管他活在四个不同类型的情妇世界，只有一个他最爱。从小说开始，到小说结束，他最多也就是和这位太太在相爱中亲过一次长吻而已。然而他却活在二月革命这样一个大时代，作者为他选择了一个他配不上的大动乱时代。时代压倒了他。读这部小说，我们不免心想：这么一个小可怜虫，搅和在这大时代里，有什么好看的、好说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因人而异和因事而异的消极性人物，在这两三年的大变革中，才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上层社会各方面的真正嘴脸与丑恶行径。这些都是作者所熟悉的。而他不熟悉的，他就用另外的笔墨掩盖了。他知道自己的长

处和短处。长处是暴露资产阶级的原形，达到了毫发毕肖，淋漓尽致的地步。短处是他不熟悉另外一群人，这群人是他受生活限制而无法接触到的。

他写国民军，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他写他们抢劫杜伊勒里宫和这个青年被朋友推到智慧俱乐部去竞选而出丑的戏剧。国民军得意非凡，看看阿尔鲁、罗克、余扫乃……这些人扬扬自得的姿态！工人上当了，诗人拉马丁当权了，红旗变成三色旗。最后，拉马丁也丢脸了，换上了军人，而在静静中，一个过去的，庞大的人影在私底下活动着：拿破仑和他的后裔拿破仑三世靠不作声的农民登上了政治舞台。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告诉我们说：“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词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sup>①</sup>

《情感教育》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全部活动，但是它回避了工人，回避了农民，回避了被血腥镇压的六月革命。福楼拜把现代小说家当作科学家看待，他不能歪曲，他宁可回避。他不回避的是资产阶级整体，从小资产阶级流氓、无赖、娼妓、小知识分子、小商人，直到大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少爷、夫人，他一五一十全告诉我们：事实俱在，他无所用其歪曲，然而，对比之下，却都令人厌烦、腻味、憎恶！

六月起义的场面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高等娼妓罗莎乃特和她抓到手的情人福赖代芮克，到枫丹白露的蜜月旅游。文章忽然变得细腻了。绿色风景掩盖了巴黎的红色血流。然而最后福赖代芮克把他的情妇甩掉了，因

---

<sup>①</sup>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苑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页。

为他听到小说中唯一的好人，一个店伙计还是私生子的杜萨笛耶在巷战中受了伤，他要不顾生死去看他。杜萨笛耶这个小资产者站错了队，站在共和国方面，他衷心拥护共和国，参预镇压六月起义，在巷战中自己也受了伤。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年轻小伙子。小说对他称赞道：

“杜萨笛耶同样醉心共和国，因为它(他以为)意味着解放和普遍的幸福。有一天，——十五岁的时候，——在特朗斯诺南街，当着一家杂货铺，他看见有些兵，血淋淋的刺刀，枪柄胶着头发；从那时候起，政府好像不公道的化身，招他怨恨。他有点儿把凶手和宪兵看成一个东西；就他看来，一个侦探等于一个弑父的贼子。地上一切罪恶，他全天真烂漫地归罪于当道；他以一种必然的永久的恨，痛恨当道，这种恨占有他全部的心，敏化他的感受。赛耐喀的大话炫惑他。无论他有罪没有，他的图谋是否可恶，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当道的牺牲者，就应当帮他。”(中卷，第四章)

这种称赞暴露了作者自以为公正的偏倚。赛耐喀被捕了，罪名是政治暗杀，后来由于没有实证，恢复了自由。杜萨笛耶在放他之前表示气忿，痛苦得不得了，他把过失全部归罪到七月政府方面。福楼拜讨厌极了这位严肃到了极点的赛耐喀。他的文字不免流露出来这种心情。后来放出来了，杜萨笛耶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喝五味酒庆贺：杜萨笛耶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拉尚保笛寓言》、《巴黎的秘密》、劳尔万的《拿破仑史》，——在床头中央，镶着一个红木框，贝朗瑞的面孔在微笑！”(中卷，第六章)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作者的偏见：他把他憎恨的诗人贝朗瑞放在床头红木框里！但是他写一个共和党、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一个共和党的义务党员。就是说：自愿为共和国献身的共和主义者。谁在这个时代，能不崇拜诗人贝朗瑞呢？在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肯这样献身的到底是不多的。杜萨笛耶看见人人变节，他恨自己道：“他也许应该加入另一方面，和工人在一起，因为，说到临了，人家答应了他们一堆东西，没有兑现。”(下卷，第一章)

工人灰心了。到第二帝国建立的关键时刻，福赖代芮克(一个没事人)问一个工人道：

“——怎么，不打吗？”

穿工人衣服的答他道：

——为先生老爷们死，我们还不那样蠢！他们自个儿安排拉倒！

一位先生望着关厢的工人，唧啛道：

——全是流氓，社会主义者！这一次能够把他们收拾干净才好！”（下卷，第五章）

只有杜萨笛耶这个实心眼儿人，在街头群众队伍里：

“他的高大的身材，远远就看得出来，和古希腊石像柱一样，一动不动。

一个领头的警察，三角帽子遮住眼睛，用剑威胁他。

于是，另一位，往前走一步，开始喊着：

——共和国万岁！

他仰天倒下去，胳膊交成十字。

群众起了一片恐怖的噪叫。警察拿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匝；福赖代芮克张着口，认出是赛耐喀。”

这就是他——杜萨笛耶热爱的好朋友，为他出狱而邀朋友喝五味酒所受的报应！杜萨笛耶被他长期钦佩，而今被成为警官的赛耐喀一剑砍死！福赖代芮克觉得人生完全失去了意义。他离开了这个把自己出卖给帝国的特务。于是下一章以最精练的文笔写他的行踪道：

“他旅行。

在商船上的忧郁，帐下寒冷的醒寤，对名胜古迹的陶醉，恩爱中断后的辛辣，他全尝到了。

他回来。

他出入社会，又有了别的爱情。”

人总要活着嘛，怎么能不“又有了别的爱情”呐。

这几行引起了读者的特别欣赏。这里概括了多少东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普鲁斯特一位现代小说家，却提出异议，认为这几行文字的好处在于

空白：在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里。我们不想卷入这场争论，我们只指出一点来就行了，其实空白与否，全是一回事。

只是这特别夺目而已。你看，福楼拜怎么样给大投机家党布罗斯盖棺定论吧：

“完了，这充满动荡的存在！他多少次走进公事房，排列数目字，筹划商业，听取报告！多少谎骗、微笑、巴结！因为他欢迎过拿破仑、哥萨克骑兵、路易十八、一八三〇年、工人、一切制度，如此爱慕权势，他花钱出卖自己。”（下卷，第四章）

难道有谁不同意福楼拜对这位上层人物做出的这个结论吗？在党布罗斯的老朋友当中，哪一个贵人不是这样过来的？“大多数在场的男子至少侍奉过四个政府；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给自己解除艰难、困苦，或者甚至仅仅由于卑鄙、权力之本能的膜拜，他们宁可出卖法兰西或者人类。”（中卷，第四章）至少，我们看到这里成堆的好朋友出卖好朋友的事：金钱才是他们行动的准则。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然而这个店伙计也让铁面无“私”的赛耐喀给送了命。

这样一部小说，福楼拜对他的不成功总是念兹在兹。他寻找他艺术上失败的原因。他一时以为他缺一个尖尖头，他一时相信乔治·桑说的年轻人在这里寻不到安慰。这个情感教育未免太高贵！这个社会变动未免太无情！这个青年主人公太无出息！然而乔治·桑有一句话却说对了：“大家继续在贬你的书。这不妨碍它是一本既美又好的书。公道将随后完成，公道永远是公道。这显然还不是它出现的时辰，或者不如说，出世太早……”（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与福楼拜书，引自《乔治·桑与居斯塔夫·福楼拜的通信集》）不久，她的预言就实现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年，邦维尔首先指出它的重要意义道：

“……然而他走得还要远，在《情感教育》里，他必须先期指出未来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小说化的小说，和城市本身一样地忧郁、迷漠、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样以可怖的结尾为满足，唯其结尾并非物质上的戏剧。”（引自他的《杂论集》）

它把现代小说带到一个没有戏剧的社会方面，现代小说的方向。古尔孟极端崇拜这部小说，把它说成是“法国语言最美的小说”（引自他的《风格问题》，第二节）。最反对福楼拜的莫过于都德的儿子赖翁·都德，然而他却认为《情感教育》是十九世纪一部美丽而又影响文坛的小说。（引自他的《愚蠢的十九世纪》）舆论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译本被收入《万有文库》和《包法利夫人》并列。大家开始公认它以最有力的具体的典型形象证实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且这是唯一的一本伟大小说，写出这个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在这一动荡年月所完成的奇迹：原形毕现！这里只有一个可怜人值得同情，然而他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无父无母的苦孩子，一个店伙计，被他所尊重的人害死！

李健吾

一九八〇年四月

中  
卷

—

他在“顾白”靠里他的座位坐好，五匹马同时拖起驿车出发，他感到一阵酩酊淹没他。仿佛一个建筑师设计一座宫殿，他预先安排他的生活。他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灿烂的设想；这座生活之宫高到和天一样齐；宫里金碧辉煌，他深深陷入沉思之中，四外的东西全消失了。

在苏尔顿山坡下面，他看出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他们最多不过走了五公里！他忿然了。他放下车窗来看路。他问售票员问了好几次，用多少时间，他们准到。可是他静下来了，待在他的角落，睁开眼睛。

灯挂在车夫座位旁边，照亮辕马的屁股。往前看去，他只瞥见别的马的鬃毛；马像白浪一样动荡；它们的呼吸把两辕吐成一片雾；铁链子响着，玻璃在架子里颤索着；沉重的车，以一种匀整的步伐，在石道上滚转。或远或近，他们看出一堵仓墙，或者一家小店，孤零零的。有时候走过村子，一家烘面包的炉灶射出好些火光，光的庞大身影在对面别家房舍奔驰。临到换马卸马的时候，有一时寂静极了。有人在上面车篷底下顿脚，同时一个女人站在门口，用手护着蜡烛。随后，售票员跳上脚凳，驿车又起程了。

来到毛尔芒，听见钟敲一点一刻。

他思索道：“那么今天，就在今天，就要看见了！”

可是，他的希望和他的回忆、劳让、实洼涩勒街、阿尔鲁夫人、母亲全渐渐混在一起。

一阵木板沉重的声音震醒他，驿车穿过沙朗东桥，巴黎到了。于是，他的两个伴侣，一个摘下他的便帽，一个摘下他的围巾，戴上他们的毡帽，谈起话来。第一位，一个红脸大汉，穿着天鹅绒外衣，是一个商人；第二位到都会来请教一位医生；——福赖代芮克害怕夜里委屈了他，自动向他道歉，他的灵魂已经让幸福变温柔了。

车站的码头一定是被水淹了，驿车一直向前走，乡野又在眼皮了。远处，好些工厂的高烟筒冒着烟。随后，车转进伊勿里。他们上了一条街；他忽然瞥见先贤祠的圆顶。

翻过土的田地，乱七八糟，好像荒野的废墟。其中砦堡的围墙，活似一条地平线上的肿瘤；路旁的土走道，有些没有枝子的小树，用插满钉子的板条护住。好些化学制造所和木料厂交比为邻。好些高门，仿佛田舍的大门，半掩半开，露出满地粪便的破院落的内部，中间还有成滩的污水。好些牛血颜色的长长酒馆，在第一层楼的窗户之间，挂着两根十字交叉的弹子棒，插在一顶彩色的花冠上；或远或近，有些破灰房，盖了一半，就不要了。随后，两排房不再断断续续的了；赤裸裸的正面，隔着干远，便挂着一根绝大的马口铁的雪茄，表示出卖烟草。好些助产婆的招牌画着一个戴帽子的老婆婆，摇着一个裹在滚花边被窝里的胖娃娃。好些广告覆着墙角，有四分之三撕烂了，迎风飘动着，活像一些破布条罗。过来好些穿着工人衣裳的工人、运酒的货车、送漂洗衣服的榻车、屠夫的肉车；天空落下一阵细雨，寒气袭人，天灰白一片，可是两只他以为等于太阳的眼睛，在雾后辉耀着。

驿车在关口停了许多，因为这里挤了一堆卖鸡蛋的、运货的和一群羊。哨警翻下大衣的帽子，在他的岗位前，走来走去取暖。税吏爬上车顶，吹起了一支小喇叭。驿车达达奔下马路，车轭敲打着，皮带子飘舞着。长鞭子在潮湿的空里噼啪响着。售票员高声喊着：“车来啦！车来啦！噢嘻！”扫地的人闪在一旁，走路的人往后一跳，泥溅着车窗，驿车和垃圾车、轻马车、公共马车交错着。植物园的栅栏终于在眼前了。

浅黄的塞纳河差不多涨到桥身。河水散出一阵清新的气息。福赖代芮克使全力吸着，欣赏着这似乎含有爱流和理智放射的巴黎的宜人空气。看见第一辆街车，他感动了。他甚至爱那点缀着谷梗的酒店的门限、揩皮鞋的和他们的匣子，杂货铺的伙计摇动他们烧咖啡的用具。有些妇女在雨伞底下小步急走；他斜出身子分辨她们的面孔，阿尔鲁夫人也许有事出外

走走。

商店排成队，行人加多了，声音越发强了。走过圣·白尔纳码头、杜尔内勒码头和孟特贝洛码头，驿车走向拿破仑码头；他想看看他的窗户，可是太远了。随后由新桥过了塞纳河，一直下到卢佛宫；然后，穿过圣·奥劳赖街、小场十字街和布路洼街，他们来到雄鹭街，进了旅馆的院子。

为了使他的愉快持久些，福赖代芮克尽可能地慢慢穿衣服，他甚至步行到孟马尔特马路；想到回头就看见石匾上所爱的名字，他微笑了；他抬起眼睛，玻璃窗没有了，画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

他跑到实洼涩勒街，阿尔鲁先生和夫人不在这里住了，一个街坊女人在看门；福赖代芮克等着门房；他临了露面了，不是原来那个人。他一点不知道他们的住址。

福赖代芮克走进一家咖啡馆，一边用午饭，一边翻阅《商业年鉴》。有三百阿尔鲁，可是没有雅克·阿尔鲁！他们到底住在什么地方？白勒南应当知道。

他一直奔上浦洼骚尼耶关厢，他的画室。门上没有铃也没有环，他只得用拳头使力捶，呼唤，喊叫。回答他的只有空洞一片。

他随即想到余扫乃。可是到什么地方寻找那样一个人？有一次，他一直陪他陪到他情妇的房子，福勒吕街。来到福勒吕街，福赖代芮克发觉自己已不晓得那位小姐的名字。

他向警察厅求救。他一个楼梯一个楼梯跑，一个公事房一个公事房间。问询处关了门。人家叫他明天再来。

随后他走进所有他能够发现到的画铺，问他们认识不认识阿尔鲁。阿尔鲁先生不做这行生意了。

最后，又失望、又疲、又病，他回到他的旅馆睡下。临到把身子伸进被窝，一个念头让他欢喜得跳了起来：

“罗染巴！我多傻，就没有想到他！”

第二天，从七点钟起，他就到了胜利圣母街一家烧酒铺子前面，罗染巴常爱在这里喝白酒的。铺子还没有开门；他在附近踱了一遭，过了将近半小时，又走来看看。罗染巴从里面出来。福赖代芮克赶向街心。他甚至相信远远瞥见他的帽子；一辆柩车和一些送殡的马车拦住他。好容易障碍过去了，幻象也消失了。

幸而他想起公民每天十一点整在喀永广场一家小饭馆用午饭。问题在

忍耐；他从交易所漫步到玛德兰，从玛德兰漫步到吉穆纳斯剧场溜来溜去溜个没完，然后十一点整，福赖代芮克走进喀永广场的饭馆，以为一定在这里寻见他的罗染巴。

掌柜傲声傲气道：

——不认识！

福赖代芮克一定说有；他接着道：

——我不认识他，先生！

横眉往上一扫，头摆了摆，显出神秘的样子。

不过，他们最后相晤，公民曾经提到亚力山大咖啡馆。福赖代芮克吞了一块布芮奥实<sup>①</sup>，跳上一辆街车，问车夫知不知道，在圣·热勒维耶勿坡上什么地方，有一家亚力山大咖啡馆。车夫把他领到福朗·布尔日注·圣·米晒耳街，一个叫做这个名字的铺子；听到他问：“请问，罗染巴先生，有吗？”咖啡馆老板带着一种例外殷勤的微笑回答道：

——我们还没有见他来，先生。

同时向他那柜台里坐着的太太使了一个眼色，便立即转向钟道：

——不过我们会见到他的，我希望从现在起，十分钟，顶多一刻钟就成了。赛勒斯旦，快点儿，报纸！——先生想用点儿什么？

虽说什么也不想吃，福赖代芮克吞了一杯甘蔗酒，随后又是一杯樱桃酒，又是一杯橘皮酒，又是各式各样的橙汁甜酒，冷的热的全有。他读完当天的《世纪报》<sup>②</sup>，重读一遍；他考校《沙芮法芮》的讽刺画，考校到纸面的粗细；最后，广告他也背出来了。不时走道有靴子响，一定是他了！某个人的形影的侧面投在玻璃上；然而总又过去了！

为了解除无聊，福赖代芮克换换位子；他去坐到紧底，坐到右面，坐到左面；他坐在凳子中央，两只胳膊伸开。可是一只猫轻轻踩着椅背的天鹅绒，忽然跳起来，去舔盘子上的酒渍，吓了他一跳；主人的孩子，一个四岁的惹人厌的小东西，在柜台的台阶拿着一个木铃玩耍。他的母亲，面色略带苍白的矮小女人，一嘴烂牙，蠢蠢地微笑着。罗染巴到底干什么去了？福赖代芮克等着他，勾起一阵无边无涯的窘闷。

① 布芮奥实是一种牛油鸡蛋面粉制成的点心，味美而不甜。

② 《世纪报》创于一八三六年，主笔是都塔克。这是“王系左翼”的机关报。“王系左翼”的前身是“运动党”，搀有正统派，具有共和党的倾向，站在政府的反对方面。领袖是财阀拉菲特。

雨打着车顶，雹子一样在响。扯开纱帘，他看街心可怜的马比一匹木马还要发呆。水聚大了，在轮子的两辐中间流着，车夫避在车篷底下打着盹；可是，唯恐他的雇主溜掉，他不时推开一半铺门，淋得就和一条河一样；——假如视线能够破坏东西的话，福赖代芮克倒真想拿眼睛盯住钟，就此把它熔了。然而它走着。那位亚力山大前后踱着，重复着：“他就要来了，看吧！他就要来了！”为了分他的心，向他演说，谈论政治。他甚至殷勤到对他提议玩多米诺骨牌。

最后，四点半了，福赖代芮克从午时就在这里，他一跃而起，说他不再等下去了。

咖啡馆的老板天真的模样回道：

——我自己也有点儿莫名其妙，这是第一回勒都先生不见来！

——怎么，勒都先生？

——可不是，先生！

福赖代芮克气急道：

——我说的是罗染巴！

——啊！真对不住！你弄错了！——不是吗，亚力山大太太，先生  
说：勒都先生？

于是，转问伙计道：

——你也听见了，跟我一样，你没有吗？

不用说，为了报复他的东家，伙计仅仅微笑了一下。

福赖代芮克重新叫车夫上路，气自己糟蹋时间，恨公民恨到牙痒痒，求他出现又像求一尊神出现，他下了决心要把公民从最远的洞底揪出来。他的马车使他感到难受，他把它打发改掉：他的思维纷乱了；随即，所有他听见那蠢东西说起的咖啡馆的名字，一下子全跃上他的记忆，好像千百烟火的碎屑：嘉斯喀咖啡馆、格峦拜咖啡馆、哈勒布咖啡馆、包尔德莱烟酒店、哈法乃、哈勿赖、摩登牛肉、德意志酒铺、毛勒勒母亲；他一家一家全光顾了。可是，来到一家，罗染巴才出去；另一家，他也许就来；第三家，半年没有看见他了；有个地方，说他昨天订了星期六一只羊腿。最后，来到卖柠檬水的渥提耶，福赖代芮克一开门，和伙计碰在一起。

——你认识罗染巴先生吗？

——怎么，先生，我认识他吗？就是我，天天伺候他老先生。他在楼上哪；他吃完了晚饭！

胳膊下面夹着饭巾，掌柜自己拢近道：

——先生，你打听罗染巴先生？他方才还在这儿。

福赖代芮克咒骂了一声，可是老板说他会布特维兰寻到他，百无一失。

——我给你担保他在！他比平时早走了一刻，因为他跟别人约好了有事商量。不过，听我说，你会在圣·马丁街九十二号，布特维兰那边找得见他的，院子紧里，靠左，第二个台阶，底层，右门！

他最后看见他了，隔着烟斗的烟云，一个人，在台球桌子后边末一个饭间紧里，面前一杯啤酒，下巴低着，思维的姿态。

——啊！我寻你寻了好久，你！

无动于衷，罗染巴只向他伸出两个指头，好像昨天才看见他，就国会开幕说了几句无足轻重的话。

福赖代芮克打断他的话，尽他的力量做出自然的样子，向他道：

——阿尔鲁好吗？

回答来得慢悠悠的，罗染巴用他的饮料漱着口。

——是的，不坏！

——他住在什么地方，现在？

公民诧异道：

——就在……渔妇天堂街。

——多少号？

——三十七号，还用说，你真可笑！

福赖代芮克站了起来：

——怎么，你这就走？

——是的，是的，我得跑一趟，有一桩事我忘了！再会！

福赖代芮克从烟酒店奔往阿尔鲁那边，好像一阵热风卷起他，带着梦中感到的奇特的轻适。

他不久就来到二层楼一家门前；铃响着；一个女仆出现了；第二道门打开；阿尔鲁夫人坐在炉火旁边。阿尔鲁跳起来，吻着他。她的膝头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子；女儿如今和她一般高，站在壁炉的另一侧。

阿尔鲁从腋下提起他的儿子道：

——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先生。

他逗儿子玩了一会儿，把他往空里高高一扔，用手把他接住。

阿尔鲁夫人喊道：

——你要摔死他！啊！我的上帝！别闹了！

可是，阿尔鲁赌誓没有危险，继续扔着，甚至用他家乡马赛方言，说些疼他的话。“啊！好乖乖！我漂亮的小莺儿！”随后他问福赖代芮克，为什么他许久没有给他们写信，他在那边有什么可做的，他为什么回来。

——我呐，现在，亲爱的朋友，我是瓷器商。不过谈谈你！

福赖代芮克的借口是一桩拖久的案子，母亲的安康；他特别说是由于后者，为了引人注意自己。总之，他在巴黎住下了，这次住定了；他没有提起承继财产一个字，——唯恐伤害他的过去。

窗帘犹如木器，是栗色羊毛的锦缎；靠着长枕，有两个小枕贴在一起；炭上烧着一把小水壶；灯放在柜子边沿，罩子弄暗了房间。阿尔鲁夫人穿着蓝的厚西班牙细羊毛便服。眼睛转向灰烬，一只手搭在小孩子的肩膀，她用另一只手解着他的小袄；小东西穿着衬衫，一边哭，一边摇头，倒像小亚力山大先生。

福赖代芮克原先期待一见面会感到十分喜悦；——不过人一离开乡土，热情就萎谢了，看见阿尔鲁夫人不复在他所熟识的环境之中，他觉得她丢了点儿什么东西还纷纷零零，就仿佛堕落了，总之不是原来的人了。他为自己的心的平静感到惊奇。他打听一些老朋友，例如白勒南。

阿尔鲁道：

——我不常见他。

她接着道：

——我们不像从前那样招待客人了！

这是关照他，他们不再邀请他了吗？不过，阿尔鲁一腔热诚，责备他不随时来和他们一同用饭；他解释他为什么改变营业。

——在我们这样一个颓废时期，你想干得出什么？古典画派过时了！再说，什么地方都可以安插艺术！你知道，我，我爱“美”！随便哪一天，我一定带你到我厂里来。

他立刻就要指给他看他底层存放的若干产品。

盘子、锅、碟子和盆摆满了地板。靠墙立着些浴室和梳妆室用的大方

石砖，上面有文艺复兴风格的种种神话的故事，当中是一对架子，顶着天花板，摆满了盛冰的坛子、花瓶、烛台、小花盆，和一些多色的高大的小像，不是一个黑人，便是一个蓬巴杜式的牧羊女孩子。阿尔鲁的讲解让福赖代芮克腻烦。他是既冷且饿。

他跑到英吉利咖啡馆，阔阔气气地叫了一份晚餐，一边吃，一边向自己道：

——我在家乡白白痛苦了一场！她差不多连我认都不认识！不亏是一个老板娘！

于是，他突然高兴起来，下了些自私的决心。他觉得他的心和他的肘子靠着的桌子一样硬。那么如今，他能够投身人海，不用害怕了。他想到党布罗斯夫妇；他要利用他们的，随后他想起戴楼芮耶。“啊！随他去，活该！”然而，他打发人给他送去一封短笺，约下明天王宫见面，在一起用午饭。

至于这位先生，命运并不怎样好。

参加教授资格甄别，他呈上一本“关于遗嘱法”的论文，他主张立遗嘱要尽量加以限制；——他的对方激他说了好些傻话，他说了许多话，但没有改变考试员的态度。随后轮到讲解，机运给他安排的一课是“时效”。讲到这上面，戴楼芮耶发挥了一些可怜的理论；旧证应当和新证同样提出；为什么不满三十一岁，所有者就不能够提出他的名义，财产就要被剥削掉？这是把忠厚人的安全交给暴富的窃贼的承继者。一切不公平都由于引用了这种权利，这种权利其实是专制，是滥用暴力！他甚至于喊道：

——让我们把它废掉；然后法兰克人<sup>①</sup>就不凌压高卢人，英吉利人不再凌压爱尔兰人，美国人不再凌压红种人，土耳其人不再凌压阿拉伯人，白人不再凌压黑人，波兰人……

主席拦住他道：

——好啦！好啦！先生！我们过问不着你的政治意见，你随后写来好了！

戴楼芮耶不肯缴上去。然而这不幸的民法第三部的第二十章，成为他一座山一样的障碍。他草拟了一部巨著，《时效为人民自然权与法权的基

---

①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从第五世纪起，侵入高卢，衍成今日的法兰西。

础论》；他钻研都鲁、罗皆芮屋斯、巴勒布斯、麦尔兰、法柴叶、萨维尼、陶浦龙，和若干其他作者，<sup>①</sup>头也晕了。为了钻研更方便起见，他辞掉书记长的位置。他的生活全仗给人补课，制造论文；平时练习讲演，他激烈的言论吓住保守党，也吓怕了所有信奉基佐先生的年轻的理权派<sup>②</sup>，结果在某一社会，他居然有了名声，但其中多少搀着点儿对于他本人的不信任。

他来到约好的地方，穿着一件加红法兰绒条子的宽大衣，和赛耐喀从前穿的那件一样。

因为行人过往，他们顾虑礼貌，没有长久在一起吻抱；他们臂挽臂，眼底含着泪，快快活活笑着，来到外福尔。看到就剩他们两个人了，戴楼芮耶喊道：

——啊！家伙！如今我们要好好过了！

福赖代芮克不欢喜他这种立即和他的财产结合的姿态。他的朋友对他们两个人过分表示欢悦，对他一个人却没有表示够。

随后戴楼芮耶讲起他的失败，渐渐说到他的工作、他的生活；谈到自己，他是艰苦卓绝；谈到别人，他是刻薄忿懣。他全不中意。没有一个在

---

① 都鲁(一六七九年——一七五二年)是法国的法学者，一八二〇年开设贝藏松大学的民法讲座，一七二五年发表《承继资格诠释》。

巴勒布斯有两位，一位是 ~~路易·多里耶~~ 一位是 ~~让·多里耶~~ 全是古代罗马的法学者，和大演说家西塞隆(公元前一〇六年——前四三年)同时。

麦尔兰(一七五四年——一八三八年)是法国的法学者，同时参加大革命，当选为国约议会议员。拿破仑封他为伯爵。一八一五年，亡命国外，迄一八三〇年返国，为政治学会会员。

萨维尼(一七七八年——一八六一年)是德国的法学者，一八〇三年发表他的名作《所有权论》，一八四二年受命为普鲁士的法相。他用历史的眼光研究法律，不光是罗马法的权威而已。

陶浦龙(一七九五年——一八六九年)是法国的法学者，从一八三三年起，发表名作《民法观》。一八四〇年，当选为政治学会会员。

② “理权派”是路易十八时代纠正极端王党的一种政治运动。一八一七年，“理权派”这个名词用在少数的立宪王党，基佐便是其中之一。他们没有共同的理论。依照基佐，这是自然而然的组合，没有经过事先的筹划，并非抱有什么了不得的系统或者观念。他们的政策是支持复辟，反对白色恐怖。王权制裁众议员的野心，但是，旧贵族的报复必须防止。他们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政治必须有道德合作。雷缪萨，另一位理权派，说：“道德是政治的重要成分。我们必须告诉极端王党，他们的道德是肤浅而且腐败的，他们的宗教仅是形式主义。”同时他把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看做坏书，因为不把福音解成政治道德、自由与文化的来源。基佐把法国社会看做世纪的结果，并非大革命的结果。合法的王室、人民的自由，全不俯拾即是。健康的哲学是必要的基础。说实话，“理权派”是资产者再加外国哲学的影响。然而，他们没有形成一个统治的政党，彼此观点不一致，也就难以凝为一种决定的力量。基佐是“理权派”中唯一久于权位者，然而他的理论，犹如当时流行的哲学论调，不过是折衷而已。

职的人员不是一个傻瓜或者一个流氓。为了一个没有洗干净杯子，他向伙计大发脾气；福赖代芮克稍微责怪了他一句，他就道：

——这些东西一年赚你六千到八千法郎，是选举人，也许有被选的可能，家伙，我会为他们麻烦我自个儿！啊！不！不！

随即和颜悦色道：

——不过我忘记我在同一位资本家谈话了，一位孟道尔，因为如今你是一位孟道尔了！<sup>①</sup>

谈到遗产，他的意见是：旁系的承继（本身不公平，虽说他为他的承继高兴），临到下一回革命，有一天要废掉的。

福赖代芮克道：

——你相信就要革命吗？

他回答道：

——准没有错儿！这不能够持久下去的！大家太受罪了！我一看有些人受苦受穷，例如赛耐咯……

福赖代芮克想道：“老是赛耐咯！”

——可是，有什么新的？难道你还照样儿爱阿尔鲁太太！过去了，嗯？

福赖代芮克不知道怎么回答，闭住眼睛，低下了头。

说起阿尔鲁，戴楼芮耶告诉他，他的杂志现在归余扫乃办；他把它改了，叫做：《艺术》，“文学社，合股公司，每股一百法郎；公司资本：四万法郎”，每一股东有权在这里披露他的稿件；因为“公司目的在发表新进作家的作品，减除才能或天才者痛苦的危机之压抑，等等”，你看他多荒唐！不过有些事倒可以干，就是提高这个杂志的语调，然后，编辑不换，杂志总说出下去，冷不防给订户改成政治杂志送去；花钱不会大的。

——你怎么想，来！你不想插一手儿进来？

福赖代芮克不拒绝这个提议。不过必须等候他把事安排停当。

——到了那时候，你要用钱的话……

戴楼芮耶道：

——谢谢，我的孩子！

---

<sup>①</sup> 孟道尔的真名姓是非力普·吉拉尔。他是十七世纪著名的江湖郎中，在巴黎的新桥（当时的热闹场所）做骗钱的勾当，一六四〇年放弃这行生意，成了名，有了钱。